



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文化遗产

考古发现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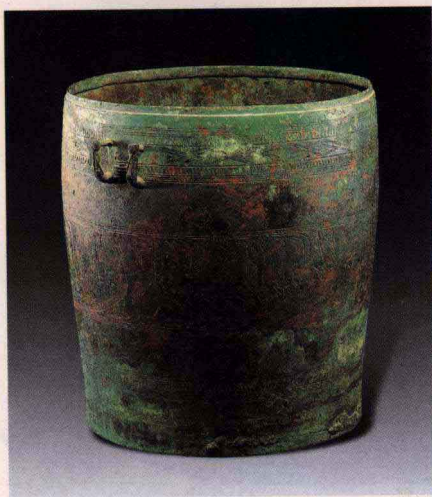
Maritime Silk Road

Cultural Heritage
in Guangzhou

Excavation Discoveries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编
广州市文化局

文物出版社



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文化遗产

考古发现卷

Maritime Silk Road
Cultural Heritage
in Guangzhou
Archaeological Remains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编
广州市文化局

封面设计：梁丽辉 周小玮

责任印制：陈 杰

责任编辑：李 睿 周小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 /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广州市文化局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10-2651-7

I. 海… II. ①中…②广… III. 海上运输—丝绸之路—

历史—广州市 IV. 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3994号

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编
广州市文化局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盈彩电脑设计中心制版

广州市中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 × 1194 1/16 印张：56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651-7 定价：680.00元（全三卷）

《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编委会名单

主 任：王晓玲 徐志彪

委 员：李哲夫 徐咏虹 陶 诚 陈玉环 李兰芬 闻 鹰 曾志光 欧阳旦霓

主 编：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

统 筹：陈玉环

顾 问：麦英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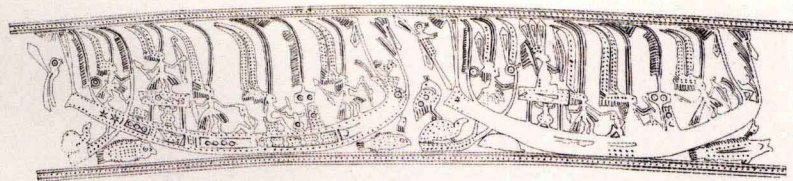
编 辑：（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成兰 冯永驱 邝桂荣 全 洪 关舜甫 闫晓青 麦英豪 吴凌云 李灶新

宋 平 陈鸿钧 罗兴连 易西兵 黄海妍 梁华志 韩维龙 程存洁 曾玲玲

覃 杰 漆德红 黎 金

装帧设计：梁丽辉



总序



“丝绸之路”分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起点在中国，这是沟通古代东西方之间的商贸与文化往来的重要桥梁。史载，西汉时博望侯张骞奉武帝之命于建元二年（前139）和元狩四年（前119）出使西域后，开辟了通西亚转达罗马各地，横跨欧亚大陆，总长超过1万公里的陆上丝绸之路。广州地处祖国南陲，濒临南海，在20世纪的考古发现，有秦代的造船遗址、西汉初年南越文王墓出土来自西亚等地的舶来品等重要的海交史迹与遗物，证明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实不晚于南越国时期。

无论陆路的或海上的丝绸之路，其延续的时间颇长，留下的文化遗产分布于不同的位置。它的特点是：分布范围广大，文化遗迹具有多样性和文化内涵丰富多彩。这无疑是世界最大的文化遗产。丝绸之路实行跨国联合“申遗”，必将会更好地保护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珍贵文化遗产，联合申遗更有利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同类型的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推动其保护与利用工作更好地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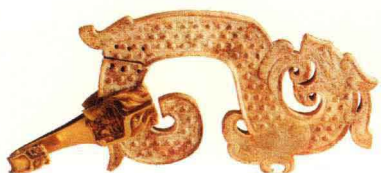
广州古称番禺，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广州这个南方大港自汉（包括汉初的南越国）、唐、明、清直到现在，上下两千年历久不衰，这在国内是唯一的，在世界也是罕见的。广州自古以来又是岭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中心城市，许多前代的与当代的史迹与遗物也随着城市更新换代的日见加快而消失，加上经历二千年来自然的与人为的破坏，不少重要的历史遗迹都已湮没了，遗物就更难得保存，其中的一些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史迹与遗物有幸留存到今天，实在难能可贵。在目前我国推动跨国的陆上（沙漠）丝绸之路“申遗”工作的启示下，我们考虑到对广州这些同样是地点分散，内容不尽相同的海交史遗迹，首先要请广州市文博系统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全面的调查，系统的资料搜集，和相关的研究工作。在这个前提下，对资料

的梳理既要求做到全面系统，又要突出重点；本着凡属重要的史迹，要有实体可寻的，有遗物可证的，有文献档籍可查的原则，由他们分工合作编写《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三卷本。即由广州博物馆牵头汇编《文献辑要》卷，由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牵头编写《地上史迹》卷，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与南越王宫博物馆合编《考古发现》卷。有了集体合作的团队精神，他们迎难而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去年底完成了三卷本的编撰工作。可以说，这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申遗”工作跨出的第一步。但这一步很重要，因为有了它，对今后编制遗产的保护、利用规划，有了重要的、可靠的翔实资料；有了它，对今后“申遗”的遗迹选点，对审定遗产的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对评估遗迹的历史价值等方面，都有了必要的和坚实的资料基础。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与我国沿海各地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文化遗产，同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只要我们各地区之间相互支持，加强合作，力争在联合“申遗”中做好我们各自的工作，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最终实现丝绸之路这项世界性文化遗产的申报成功，必定是为期不远。

《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编委会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前言	9
第一篇 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都城与王陵	12
第一章 秦代造船遗址	15
第一节 遗址的发现与四次发掘	15
第二节 造船工场的布局与船台的结构	19
第三节 重要遗迹与遗物	21
第四节 遗址的性质与年代	23
第五节 我国造船历史的第一个高峰	27
第二章 南越国宫署遗址	30
第一节 宫署遗址的发掘	31
第二节 宫署遗址的遗迹、遗物	34
第三节 宫苑遗迹发现的石构建筑与砖瓦	45
第四节 宫苑遗迹的海外文化因素分析	65
第三章 南越国都城水关遗址	72
第四章 南越王墓的海外珍宝	74
第一节 南越王墓的发现与发掘	74
第二节 南越王墓的舶来品	89
第二篇 两汉墓葬与海外文化	104
第五章 玻璃制品和焊珠金饰	107
第一节 玻璃制品的考古发现及其种类	107
第二节 玻璃制品的材质分析	117

第三节 岭南玻璃制品的工艺源流	119
第四节 焊珠金饰	128
第六章 托灯胡人俑	132
第一节 托灯胡人俑的形态	132
第二节 托灯胡人俑出现的社会背景	143
第三节 两汉时期广州“胡人”的来源	144
第七章 熏香习俗及香料来源	148
第一节 广州汉墓出土的熏炉	148
第二节 熏香习俗的起源与熏炉的雏形	162
第三节 香料的来源与海外贸易	163
第八章 穹窿顶砖室墓	170
第一节 岭南与中原穹顶墓的异同	170
第二节 广州新发现穹窿顶墓的分布	178
第三节 广州穹窿顶墓技术来源蠡测	180
第三篇 三国以后的遗迹、遗物与海外文化	182
第九章 南朝、唐代的考古遗址	184
第一节 光孝寺遗址	185
第二节 德政中路唐代码头遗址	186
第三节 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	191
第一〇章 南汉宫殿遗址及陵墓	193
第一节 宫殿遗址	194
第二节 其他建筑遗迹	206

第三节 德陵与康陵及其他	213
第一章 宋代西村窑	230
第一节 西村窑址及西村窑瓷器的特点	231
第二节 西村窑产品行销的国家和地区	238
第三节 西村窑与广东外销瓷生产网络	241
第四节 宋代广东外销瓷的衰落	245
第二章 南海神庙明清码头遗址	246
第三章 海外交通贸易中的典型器物	266
综述语 广州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要）	282
主要参考书目	293
后记	298



CONTENTS



Preface	9
Part One	12
Site of Shipyard in the Qin Period, Capital of Nanyue Kingdom, and Mausoleum of King	
Chapter One Site of Shipyard in the Qin Period	15
Section 1 Discovery and four-time excavations	15
Section 2 Plan of the shipyard and structure of the slipway	19
Section 3 Important sites and relics	21
Section 4 Nature and age	23
Section 5 the first climax in shipbuilding	27
Chapter Two Site of Nanyue Kingdom royal palace	30
Section 1 Excavation	31
Section 2 Sites and relics	34
Section 3 Stone architecture, bricks and tiles discovered at the site of Imperial Garden	45
Section 4 Analysis of overseas elements in the site of Imperial Garden	65
Chapter Three Site of water gate in the capital of Nanyue Kingdom	72
Chapter Four Gems from abroad in the Mausoleum of Nanyue King	74
Section 1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of the Mausoleum of Nanyue King	74
Section 2 Imported goods found in the Mausoleum	89
Part Two	104
Burial of the Han Period related to overseas culture	

Chapter One Glass wares and gold and bead ornaments	107
Section 1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various glass wares	107
Section 2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glass wares	117
Section 3 Source of technique in Lingnan glass wares	119
Section 4 Gold and bead ornaments	128
Chapter Two Slave figure supporting lamb	132
Section 1 Features of slave figure supporting lamb	132
Section 2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ir appearance	143
Section 3 Origin of barbarians in Guangzhou in the Han period	144
Chapter Three Custom of burning incense and origin of incense	144
Section 1 Censers found in Han tombs in Guangzhou	148
Section 2 Origin of incense burning custom and embryo of censers	162
Section 3 Source of incense and overseas trade	163
Chapter Four Brick tomb with arched roof	170
Section 1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arched roof tombs between Lingnan and Central China	178
Section 2 Distribution of newly discovered arched roof tombs in Guangzhou	178
Section 3 Assumption of the origin of arched roof technique	180
Part Three	182
Sites, cultural relics and overseas culture after the Three Kingdom period	
Chapter One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ang Dynasty	184

Section 1 Site of Guangxiao Temple	185
Section 2 Site of Tang wharf in Dezhengzhong Road	186
Section 3 Site of a thousand year old avenue in Beijing Road	191
Chapter Two Site of palace and mausoleum of Nanhan	193
Section 1 Site of palace	194
Section 2 Site of other constructions	206
Section 3 Mausoleum of De and Mausoleum of Kang	213
Chapter Three Xicun Kiln in the Song period	230
Section 1 Site of Xicun Kiln and features of its porcelain	231
Section 2 Nations and regions to which Xicun Kiln products were exported	238
Section 3 Xincun Kiln and the producing network of export porcelain in Guangdong	241
Section 4 Decline of Guangdong export porcelain in the Song period	245
Chapter Four Site of Ming and Qing wharf in the Temple of South Sea God	246
Chapter Five Typical wares in overseas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266
Concluding Comments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stud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summary	282
Reference	293
Afterword	298



前言

中国以丝绸为主的物产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线路。从西汉开始，中国就开通了从南海到印度的航道。唐宋以后，海上航路日益发达，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中国的陶瓷经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由海上输入中国，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目前，学术界更多地引申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的陆上丝绸之路，把东西方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交通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年代最早、记载最为明确的南海交通航线文献是《汉书·地理志》。西汉中期，由中国政府派遣的船队已经到达东南亚和印度。然而，在此之前，肯定已经存在民间以各种形式进行的对外交通贸易、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考古资料表明，南越人在秦代的造船技术和物质基础上发展了南海的海上航行活动，南越国时期墓葬和遗址出土的舶来品已显示在公元前三世纪，南越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文化发生了多方面的接触，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至少在南越国时期就已经萌发了。汉代经济的发展，为扩展与南海沿岸地区的交往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进一步开发和拓展海上交通的资源，奠定了其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航线。

广州（番禺）是西汉南越国都城，一直以来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既是南越国与中原及域外交往的聚集地，也是三江货物的聚散地。由于番禺的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称便，在



南越国时期就成为南中国的第一大港，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本集是对现有的考古资料进行梳理研究，着重介绍这些资料的来龙去脉，藉以见证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发现的历史科学研究价值。内容主要是综合广州地区考古发现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遗迹和遗物，归纳为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都城王陵与海外文化、两汉墓葬与海外文化、三国以后的遗迹遗物共4个部分，从考古文化遗存的角度阐述自秦和西汉南越国起二千多年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古迹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

要言之，二千年前东方的大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开辟了海上航线，自广州秦代造船遗址的发现，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在此之前的中国已拥有庞大的造船工业和先进的造船技术；南越国宫署遗址宫苑遗迹的石构建筑与西方建筑有相似之处，出土砖瓦所施的钠钙成分青釉与西方的钠钙玻璃较为接近；南越王墓的银盒、焊珠金饰、乳香、非洲象牙和玻璃珠玕等是目前已知我国发现最早的舶来品。表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南越国时期西方的奇珍异宝和某些工艺技术已通过海路传入番禺。

西汉中期汉武帝平南越后，派遣一支船队远航南海诸国。正是这个时期，广州横枝岗西汉中期墓出土有估计是罗马玻璃中心产品的玻璃碗。广州汉墓中的托灯胡人俑和出土大量珠串装饰品，即文献记载的“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是海外交通贸易的频繁物证。

两广汉墓中有较多熏炉出土，所焚燃的香料主要来自海外。

至于岭南地区较多发现的东汉时期圆锥形穹窿顶砖室墓的结砌形式，与罗马建筑的圆形穹顶相类，可能是经海上丝绸之路接受外来建筑影响的结果。

三国以后，关于海外交通贸易、印度僧侣来华、佛法东传，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荣畅旺的内容史籍多有记载。考古发现虽然不及两汉时期的丰富多样，但仍然发掘了各时期的城址、外销瓷窑址、码头和陵墓以及各类海外交通贸易的典型器物。

由于考古资料跨度时间长，物品种类众多，为了方便读者简要了解本书的内容，最后在综述语中介绍广州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概要。



第一篇

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都城与王陵





1974年底至1975年，在广州老城中心区发现了秦统一岭南时建造的造船遗址，到2004年对这处重要的遗址先后进行四次局部性的发掘，得知工场的规模大、工艺先进，保存较好。这是为统一岭南战争中急需运输船只而建造的。加上广州的两汉墓中出土一批多种式样、途各异的船模，充分表明秦汉时期，中国的造船历史进入第一个高峰阶段。

1975年在秦代造船遗址之上还发现南越国宫署遗址的砖石走道，首次确定了南越国都城的真实坐标。1995、1997年又发掘出南越国宫署的宫苑遗址。2000年发现的南越国大型木构水关遗址，明确了南越国都城的南界。2002年以来，又相继发现了南越王宫的1号宫殿和2号宫殿等遗迹。1983年在都城附廓之野西北面发现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的王陵。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越国王墓出土了一些海外文化因素明显的文物。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始皇平定岭南，置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¹。南海郡治番禺，秦将南海尉任嚣修建番禺城，成为岭南最早的城市之一。公元前204年，赵佗据有岭南三郡，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灭南越国，番禺作为南越国都城达93年，是汉初19个都会之一。三国东吴黄武五年（226），孙权“分交州置广州”²，合浦以北属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广州由此得名。自秦平定岭南以来，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同在番禺，到东吴设广州，一直沿续至今，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番禺二千余年无改。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南方，位于珠江出海口，濒临南海。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自秦汉以来，广州一直是沟通中外、联系沿海和内陆的重要港口城市。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五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同样表明早在秦汉时期，番禺（今广州）已开展对海外的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昧）墓出土有原支非洲象牙以及乳香、银盒、焊金花泡饰和玻璃珠玑等与海上交通相关的珍贵文物³。这些遗物是目前岭南发现最早的一批舶来品，是海外文化在岭南的直接体现。

1.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中华书局，1996年，第253页。

2.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第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133页。

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